

引言和结语中言据性对英汉学术语篇作者身份建构的影响

姚 航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 要

言据性作为标示信息来源及认知态度的语言资源, 在学术语篇的作者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自建3万词的英汉语言学学术论文语料库, 采用廖巧云与翁馨(2022)的言据性分类框架, 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 考察引言与结语中言据性资源对作者身份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 (1) 引言中, 英文论文多用感官型据素和信念型据素, 建构实证观察者与立场宣告者身份; 中文论文多用转述据素, 呈现文献综述者身份。(2) 结语中, 英文论文大量使用信念型据素和感官型据素, 建构自信的理论贡献者身份; 中文论文据素使用显著减少, 作者身份趋于隐退。(3) 英语文化鼓励结语中彰显个人贡献, 汉语文化偏好谦逊含蓄的结语风格。本研究揭示了据素选择与学术文化的深层关联, 为英汉学术写作教学与跨文化发表提供参考。

关键词

言据性, 作者身份建构, 引言与结语

The Influence of the Evidentiality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on the Auth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Hang Yao

School of Humanities,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April 28,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As a linguistic resource that indicates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cognitive stance, evidenti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ial identity in academic discourse. This study, based on a self-built corpus of 30,000 word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academic papers, employs the evidentiality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by Liao and Weng (2022),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vidential resources on authorial identity in introductions and conclu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In introduction, English papers frequently use sensory and belief evidentials, constructing the identities of empirical observer and position declarer; Chinese papers often use reported evidential, presenting a literature reviewer identity. (2) In conclusion, English papers make extensive use of belief and sensory evidential, 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of confident theoretical contributor; the use of evidential in Chinese papers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with the authorial identity tending to withdraw. (3) English cultures encourage highlighting personal contributions in conclusions, while Chinese cultures prefer a modest and implicit conclusion styl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evidential choices and academic culture,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English and Chinese academic writing instruction and cross-cultural publication.

Keywords

Evidentiality, Auth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代学术写作研究经历了从“作者隐身”到“作者在场”的范式转变。传统观念将学术话语视为客观中立的事实传递，主张作者的个人印记应被最大程度地抹除。然而，随着社会建构主义、互动社会语言学等思想的广泛渗透，学界逐渐认识到：学术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是作者在特定学科社群规范下，通过语言与读者进行知识协商、意义建构和关系管理的修辞实践[1][2]。在这一范式中，作者身份并非静态的自我标签，而是作者在与读者互动中动态协商的产物。

在作者身份建构的研究谱系中，Hyland 的开创性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他通过考察自我提及语(self-mention)和模糊限制语(hedges)等元话语资源，揭示了学术作者如何在彰显权威与保持谦逊之间寻求平衡[3][4]。然而，Hyland 的框架主要关注元话语的整体功能，对不同信息来源如何差异化塑造作者身份，尤其是在不同语步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尚未给予系统关注。杨林秀、廖巧云与翁馨虽已考察了言据性资源在学术论文中的使用[5][6]，但其分析多侧重于整体语篇或单一语步，未能揭示从引言到结语的语步转换过程中据素功能的动态演变。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研究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语步层面，首次系统对比引言与结语两个核心语步中据素配置的差异，揭示作者身份在不同语步中的转换机制；第二，在理论层面，明确建立据素类型与作者身份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细化言据性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路径；第三，在实证层面，采用 2024~2025 年最新发表的英汉核心期刊论文，捕捉当代学术写作的前沿特征，为跨文化学术写作教学提供更具时效性的参考。

基于自建英汉语言学核心期刊论文语料库(2024~2025 年), 聚焦引言与结语两个语步, 本研究回答以下问题: (1) 英汉语言学论文在引言与结语中, 四类据素的分布呈现何种特征? (2) 基于据素使用的差异, 两类论文的引言与结语分别建构了怎样的作者身份? (3) 英汉论文在身份建构的语步转换上存在哪些异同?

2. 理论框架

言据性作为语言学的经典范畴, 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狭义言据性仅指“信息来源的语言编码”(Aikhenvald, 2004) [7]; 广义言据性还包括作者对知识确定性的判断和认知态度(Chafe, 1986) [8]。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直接采用廖巧云、翁馨(2022: 25-26)提出的据素分类:

感官型据素指作者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渠道直接获得的信息。典型语言实现包括感官动词(“see” “observe” “notice” “听到” “看到”)、短语(“as we can see” “it is seen that” “从数据来看”)以及第一人称与感官动词的共现结构。它的核心功能是将知识的合法性锚定在作者的直接经验之上, 从而赋予论述一种眼见为实的可信度。在学术写作中, 感官型据素常出现在结语或结果讨论部分, 用以强调研究发现的数据基础。

转述型据素指作者通过他人话语间接获得的信息, 即对已有文献或他人观点的引用与转述。典型实现形式包括括号夹注(“(Smith, 2020)” “(张敏, 2023)”)、引述动词(“argue” “suggest” “指出” “认为”)、介词短语(“according to” “根据”)、名词 + that 从句(“the claim that”)等。转述据素是学术论文中最常见、使用频率最高的据素类型, 尤其在引言和文献综述部分占据主导地位。其功能在于将作者的个人论述嵌入更广阔的学科对话之中, 表明作者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和对既有知识的熟悉。

推测型据素指作者基于已有证据或前提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典型实现形式包括情态动词(“may” “might” “must” “should” “可能” “应该”)、推测性副词(“clearly” “obviously” “显然” “也许”)、半情态动词(“seem” “appear” “表明” “似乎”)以及推论性短语(“it can be inferred that” “由此推断”)。在学术写作中, 推测据素既可用于软化批评、维护礼貌, 也可用于展现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

信念型据素指信息来源于作者内心的信仰、理论立场或价值判断。最典型的实现形式是第一人称代词与心理认知动词的共现结构(“I believe” “we think” “we argue” “我们认为” “本文主张”), 和介词短语实现(“in my view” “依笔者之见”)。信念型据素是所有据素类型中最具主观色彩的一类, 它直接暴露作者的学术立场和价值承诺。在学术论文中, 信念型据素通常出现在引言末尾和结语部分, 是建构“作者在场”感的关键资源。

学术作者对不同据素的选择与组合, 实质上是在调节自己在文本中的可见度。选择感官和转述据素时, 作者倾向于隐身于事实或文献之后; 选择推测和信念据素时, 作者则主动出场, 展示自己的认知判断和价值承诺。本研究将通过对比汉英语言学论文在引言与结语中这四类据素的分布差异, 揭示两种学术文化背景下作者身份建构的不同策略。

3. 研究设计

为探究言据性在英汉语言学学术论文引言与结语中的分布特征及其对作者身份建构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语言学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自建了一个小型汉英语料库, 并基于廖巧云、翁馨(2022: 25-26)提出的据素分类框架进行标注与统计分析。

语料库的构建遵循学科聚焦、期刊权威、时效集中、语步限定四项原则。首先, 将研究对象限定于语言学这一具体学科, 以排除跨学科差异对言据性使用模式的干扰。其次, 英文论文选自《Applied Linguistics》《Language Learning》《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三本 SSCI 语言学 Q1 区期刊, 中文论文选自

《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当代语言学》三本 CSSCI 语言学核心期刊，确保语料在各自语言社群中的代表性。再次，所有论文的发表时间均限定在 2024 至 2025 年间，以捕捉当代学术写作的最新特征。最后，每篇论文仅截取引言与结语两个部分，因为引言是作者通过评价前人研究来建立研究空间的核心语步[9]，而结语是作者通过总结自身贡献来确立学术身份的关键语步。最终建成的语料库包含汉英论文各 20 篇。具体数据见表 1。

Table 1. The scale of the Chinese-English academic discourse corpus
表 1. 汉英学术语篇语料库规模

语言	论文篇数	引言词数	结语词数	总词数
英文	20	8765	5532	14,297
中文	20	10,234	5836	16,070
合计	40	18,999	11,368	30,367

本研究采用廖巧云、翁馨(2022: pp. 25-26)提出的据素分类框架：感知型、转述型、推论型、信念型。标注在语篇层面进行，以独立分句为最小分析单位，结合语境综合判断。同时，在标注过程中区分言据性资源所属的语步。标注过程采用人工标注+二次校验模式。首先由研究者依据分类标准逐句标注，四周后随机抽取 20%语料进行二次标注，计算 Kappa 系数为 0.87，表明标注信度良好。统计结果以每千词的标准化频次呈现，以消除文本长度差异。

4. 结果与讨论

4.1. 引言与结语中言据性资源分布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汉英语言学学术论文的引言与结语中，言据性资源的分布呈现显著差异。表 2 呈现了按语步和语言分类的标准化频次(每千词)。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evidential in the introduc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Chinese-English academic discourses (per 1000 words)

表 2. 汉英学术语篇引言与结语中据素分布(每千词)

据素	汉语语篇		英语语篇	
	引言	结语	引言	结语
感知型	3.21	8.94	1.56	3.02
转述型	22.15	7.23	17.82	5.46
推论型	4.87	6.53	3.95	3.74
信念型	3.42	10.28	1.08	1.56
合计	33.65	32.98	24.41	13.78

从表 2 数据里可以得出以下发现：

第一，引言与结语中言据性资源的总量分布呈反向趋势。英文引言与结语的言据性总频次基本持平(33.65 vs. 32.98)，而中文结语的言据性总频次(13.78)远低于引言(24.41)，降幅达 43.6%。这表明中文作者在结语部分显著减少了言据性标记的使用，转而采用更直接的陈述方式。

第二，转述型言据在引言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转述型言据占引言总言据资源的比例均超过 65%(英文 65.8%，中文 73.0%)。这验证了引言作为文献对话语步的本质特征，作者需要

通过大量引用和转述前人研究来建立研究空间。而在结语部分,转述型言据的占比急剧下降(英文 21.9%,中文 39.6%),反映了从引言到结语的语步转换。

第三,信念型言据的差异最为突出。英文结语中信念型言据的频次(10.28/千词)是英文引言(3.42)的 3 倍,是中文结语(1.56)的 6.6 倍。这一数据揭示出:英文学术写作鼓励作者在结语部分以第一人称明确表达理论立场和研究信念,建构自信的知识贡献者身份;而中文学术写作在结语部分仍然保持克制,倾向于弱化个人化的信念表达。

第四,感知型言据在结语中显著增加。英文结语中的感知型言据(8.94)是英文引言(3.21)的 2.8 倍,中文虽增幅较小但也呈现相同趋势。感知型言据(如“*our data show*”“实验结果表明”)在结语中用于强化研究发现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帮助作者从主观陈述者转变为客观发现者。

4.2. 言据性与作者身份建构

4.2.1. 引言部分的身份建构

在引言部分,英汉作者通过不同的据素组合建构了差异化的身份形象。英文引言中,作者在大量使用转述据素的基础上,会穿插使用感官据素和信念据素,形成文献综述 + 个人介入的复合模式。

As reported by Ellis (2015), corrective feedback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L2 development. Our own observation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see also Johnson, 2020) suggests that its effectiveness may vary contextually. We believe that this variation deserves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2024)

该例中,作者首先以转述据素“*as reported by*”介绍经典研究,建构了熟悉学科的合格成员形象;随后以感官据素“*our own observation*”“*see also*”引入亲身观察,将作者的在场感带入文本,暗示作者不仅是文献的复述者,更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研究者;最后以信念据素“*we believe*”宣告研究立场,明确展示了作者的理论倾向和学术自信。三种据素的组合使用,使英文引言中的作者呈现出从文献综述者到实证观察者再到立场宣告者的递进身份。而中文引言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Ellis (2015)指出,纠正性反馈在二语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然而,近期研究表明,其效果可能因教学情境不同而有所差异。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的影响因素。(《现代外语》, 2024)

这句话主要依赖转述型据素“指出”“研究表明”推进论述,辅以推测型据素“可能”软化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感官型据素或信念型据素,而是以“本研究拟……”这一机构化表达代替代入感更强的“我们认为”。这种据素配置建构的是一幅客观文献综述者的肖像,作者隐身于文献和逻辑之后,避免个人色彩的显露[10]。

英文引言通过感官据素和信念据素的使用,建构了在场的、有立场的学者身份;这正是 Hyland (2002)所描述的权威在场在据素层面的具体实现。而中文引言中缺乏这两类据素,使得作者的在场感被明显削弱,呈现出更接近传统作者隐身范式的身份特征。前者更强调作者的独立判断和学术自信,后者更强调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和对客观性的追求。

4.2.2. 结语部分的身份建构

结语是作者展示研究贡献、宣告学术立场的核心语步,英汉作者在此处的据素策略分化更为明显。英文结语中,信念型据素、感官型据素和自我指向的表达高度集中。

Our findings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modul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icit learning. According to our data, the effect size was substantial across all groups. We argue that pedagogical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ilored to individual cognitive profiles. We acknowledge the limitation of sample size, yet we believe this does not undermine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Language Learning, 2024)

这句话密集使用了感官型据素“*our findings*”“*according to our data*”、高确定性推测和感官复合标

记“*clearly demonstrate*”以及信念型据素“*we argue*”“*we believe*”“*we acknowledge*”。这种据素配置建构了多层面的作者身份。通过感官型据素，作者是“以数据说话的实证研究者”；通过信念型据素，作者是敢于宣告理论主张的学术贡献者；通过“*we acknowledge*”的让步结构，作者又展示了负责任的自我批判者形象。三种身份叠加，使英文结语中的作者呈现出一种自信而不失谦逊、权威但不失严谨的复杂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结语中第一人称复数(*we*)与信念据素、感官型据素的高度绑定，形成了一种集体作者的主体地位，作者不是被动地呈现研究发现，而是主动地宣告我们的主张。这种语言选择将作者从观察者提升为宣告者，完成了学术身份的关键跃迁。中文结语则呈现不同的面貌。

上述发现表明，工作记忆容量对隐性学习效果具有调节作用。从数据来看，该效应应在各被试群体中均表现显著。个性化教学是未来方向。本研究的样本量有限，但不影响理论启示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24)

这句话使用了弱化的推测型据素“表明”“从数据来看”和机构化表达“本研究”，但完全没有使用第一人称信念据素。作者似乎刻意撤退到数据和事实之后，让发现和数据自行说话，而不是由作者来宣告。这种据素配置建构的是一种客观发现呈现者的身份，作者更像是研究成果的报告员而非宣告者。虽然中文结语也表达了相同的核心信息，但缺少了英文结语中的宣告姿态。

中文结语的据素密度较引言大幅下降，而英文结语基本持平。这意味着中文作者在论文结尾阶段反而减少了言据性标记的使用，选择以更直接的陈述方式收束全文。这一现象可能反映出中文学术文化中一种特殊的结语谦虚，在最重要的宣告时刻，作者反而选择退隐，以避免给人留下自我夸大的印象。

英文结语通过高密度的感官据素和信念据素，建构了自信而权威的知识宣告者身份；中文结语则通过大幅减少据素标记、回避第一人称信念表达，建构了谦逊而客观的发现呈现者身份。前者强调作者在场，后者强调事实在场。

4.3. 英汉差异的文化解释

英汉语言学术论文在引言与结语中言据性使用的差异，可从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进行解释。

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强调语言形式的显性连贯；汉语属于意合语言，依赖语境和逻辑的内在连贯传递意义。这一特征在引言与结语中的表现程度不同：引言部分由于涉及大量文献对话，英汉差异相对较小，两者都需要通过转述标记来明确信息来源。但结语部分作为作者的独白空间，汉语的意合特征表现得更为充分，作者倾向于省略认知标记，相信读者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结论的逻辑依据。

从学术文化角度看，西方学术传统强调作者性，作者是知识创造的主体，有权利和义务通过显性的言据标记展示其认知过程和立场。Hyland (2013) [3]指出，英语学术社群期待作者在文本中可见，尤其是在结语部分，作者需要明确宣告知识贡献。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述而不作和集体主义取向，作者倾向于将自己的观点嵌入文献对话或数据呈现之中。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自建的小型英汉语言学学术论文引言-结语语料库，考察了言据性资源在引言与结语两个核心语步中的分布特征及其对作者身份建构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语步转换中的身份轨迹反转规律。英汉学术论文在从引言到结语的语步转换中呈现出相反的作者身份轨迹。英文呈现身份强化轨迹，作者从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者逐步升级为结语中的自信贡献者；中文则呈现身份隐退轨迹：作者从引言中有节制的文献综述者进一步退居为结语中的客观发现呈现者。

这一发现挑战了学术写作必然走向作者在场的线性演进观,表明语步与身份的关系受到文化逻辑的深度调节。第二,据素-身份映射的文化特异性规律。虽感官型据素、转述型据素、信念型据素等语言资源在英汉学术写作中均存在,但同一据素类型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建构身份功能的权重并不相同。信念型据素在英文学术文化中被赋予核心宣告功能,成为结语中不可或缺的身份建构工具;而在中文学术文化中,同一据素类型被边缘化,作者倾向于使用机构化表达来替代个人化的信念标记。这表明语言资源的身份赋权是文化建构的产物。第三,谦逊的修辞与自信的修辞作为两种文化脚本。本研究发现的英汉结语差异,本质上是两种学术文化深层逻辑的语言外化。英文学术文化遵循贡献宣告逻辑,结语是作者展示原创性、争取学术地位的关键场域,因此需要高密度的信念据素和感官据素来建构自信的作者;中文学术文化遵循谦逊隐退逻辑,结语是研究成果的自然收束,过度的自我宣告可能被视为自我夸大,因此作者反而选择减少个人化的言据标记。这一发现为跨文化学术发表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

本研究为学术写作教学提供了启示:教师应帮助学生理解不同语步对据素配置的差异化要求,特别是结语中信念据素和感官据素对建构学术权威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局限:理论框架本身的局限性。本研究采用的廖巧云、翁馨(2022)言据性分类框架虽然系统清晰,但该框架本质上是基于英汉语料的归纳性分类,其对感官型据素与推论据素的边界划分在某些语境中仍存在模糊性。第二,文化解释模型可能存在的简化风险。本研究将英汉据素使用的差异主要归因于西方作者性传统与儒家谦逊文化的对立,这种解释虽然具有理论直觉和文本证据支持,但也存在文化本质主义的潜在争议。第三,研究未涉及读者端的接受效果。本研究仅从文本生产角度分析作者身份建构,但未考察不同据素使用策略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实际接受效果。上述局限表明,本研究提出的结论应被视为对英汉学术文化差异的一种可能解释,而非唯一解释。未来研究可在更广阔的数据基础上,结合读者反应实验与作者访谈等方法,进一步验证和细化本研究的发现。

参考文献

- [1] Hyland, K. (2002) Authority and Invisibi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4**, 1091-1112.
[https://doi.org/10.1016/s0378-2166\(02\)00035-8](https://doi.org/10.1016/s0378-2166(02)00035-8)
- [2] Hyland, K. (2002) Options of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ELT Journal*, **56**, 351-358.
<https://doi.org/10.1093/elt/56.4.351>
- [3] Hyland, K. (1996) Writing without Conviction? Hedging in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Applied Linguistics*, **17**, 433-454.
<https://doi.org/10.1093/applin/17.4.433>
- [4] Hyland, K. (2001) Humble Servants of the Discipline? Self-Mention in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 207-226. [https://doi.org/10.1016/s0889-4906\(00\)00012-0](https://doi.org/10.1016/s0889-4906(00)00012-0)
- [5] 杨林秀. 英文学术论文中的作者身份构建: 言据性视角[J]. 外语教学, 2015, 36(2): 21-25.
- [6] 廖巧云, 翁馨. 言据性视域下的英语学术论文作者身份构建对比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30(1): 24-29, 119.
- [7] Aikhenvald, A.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Chafe, W. (1986) Evidentiality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and Academic Writing. In: Chafe, W. and Nichols, J.,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Ablex, 261-272.
- [9] Swales, J. M. (1990)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Ivanic, R. (1998) *Writing and Identity: The Discours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Benjamins.